



年画《孔融让梨》

在王安石散文《伤仲永》中，记叙了一位曾经“指物作诗立就”的神童方仲永，最终因没有持续学习而“泯然众人矣”的故事。神童的故事，始终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文人笔下神童爱抖机灵

以《世说新语》为代表的文人笔记，对神童的口才、机敏、文学等方面特质关注比较多。《世说新语》诸篇中的神童，基本都是靠语言折服别人。比如孔融，10岁时随父到洛阳拜访名士李膺，李膺当时担任司隶校尉，不是一时俊才或至亲者拒不接见。孔融说与李膺有亲戚关系，李膺并不认识孔融，问有何亲戚？孔融答曰：“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（指老子），有师资之尊，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。”巧妙引用孔子和老子的关系，既捧自己更奉承李膺，可谓一时妙答。太中大夫陈韪难为孔融，故意讽刺说：“小时了

了，大未必佳！”孔融毫不客气地反呛：“想君小时，必当了了！”

对钟会的描写与孔融近似，也是反映其机敏的。魏大臣钟繇带着两个儿子钟毓、钟会拜见魏文帝曹丕，钟毓紧张得满脸是汗，曹丕问为何出汗？钟毓说：“战战惶惶，汗出如浆。”曹丕饶有兴趣地问弟弟钟会：“卿何以不汗？”时年13岁的钟会说：“战战栗栗，汗不敢出。”曹丕大笑，认为钟会机敏过于其兄。

《三国志》记载，诸葛亮之侄、东吴权臣诸葛恪，“少有才名，发藻岐嶷，辩论应机，莫与为对”。最为世人熟知的，是他在朝会上为父

亲诸葛瑾解围的故事。诸葛瑾是个大长脸，有一次朝会，孙权命人牵来一头驴，驴脸上贴一纸，上书“诸葛子瑜”，引得朝臣们哄堂大笑。诸葛恪面不改色，在纸上添了两字：之驴。孙权大笑，当即把驴赐给诸葛瑾。

孙权又故意夹枪带棒地问诸葛恪：“你父亲和叔父诸葛亮谁贤？”诸葛亮与诸葛瑾之高下，时人不辨自明，自然是诸葛亮更胜一筹。为人子者，必须要维护父亲的尊严。但若强行吹捧父亲，不仅于事实不符，传扬出去，还会伤了瑾、亮兄弟之情。诸葛恪回答说父亲更优，理由是父亲知道该侍奉明主，而叔父不知。这番话不仅回避了以子评父，还巧妙地把话头转到孙权、刘备头上，结结实实拍了孙权一个大马屁，孙权非常满意。

曹魏名臣陈群的父亲陈纪、叔父陈谌，都是早慧之人。某日父亲陈寔与来客谈话，让纪、谌二子蒸饭，二子听父亲与客谈话非常入神，忘了放筴子，米全都掉下来，煮成一锅糜子（米糊糊）。陈寔问是否有所得？二子争相解说，把陈寔宾客所谈的大意都复述出来，陈寔高兴地说：“如此，但糜自可，何必饭也。”二子颖悟如此，可比一锅饭意义大多了。

通观文人和史籍记录下神童表现，有一个明显的区别，文人笔下的神童们更擅长舌辩，但大多如陈赅讽刺孔融所说：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。孔融、诸葛恪虽然名头很大，但都没有十分过人的经邦济世的本事，在纷纷乱世中既不能扶危定倾，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。屡屡出现的神童，大概是当时士族为了强化家族地位而采取的政治宣传的产物，所以神童们的行事作风，往往也天然带有士族喜欢玄谈辩论的色彩。

甚至有些神童段子，为了附会名士风骨，不惜编造和虚构。以钟会不流汗的故事为例，钟会生于公元225年，13岁时是237年（古人皆用虚岁），而曹丕226年就去世了，曹丕怎么能与13岁的钟会对话呢？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陈峰韬）

“老公”最早说的是猴子

不知把“老公”挂在嘴边的妻子们知不知道，“老公”最早是“猴子”的称呼。

“老公”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文学辞赋家王延寿的《王孙赋》一文中。王延寿，南郡宜城（今湖北襄阳宜城）人，青年时文名大振，不幸在渡湘水时溺水身亡，时年不及30岁。他虽早逝，但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辉煌的一页，其中的《王孙赋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咏物（猴）韵文，全篇共373个字。

据《王孙赋》载：“有王孙之狡兽，形陋观而丑仪。颜状类乎老公，躯体似乎小儿。”这里的“老公”指的就是猴子，也是一个被讽刺的角色。西晋文学家傅玄在《猿猴赋》中也曾详细而逼真地描写了猴戏表演的场景：

“先装其面，又丹其唇……既似老公，又类胡儿。”可见当时的猴戏已经有了化妆、模仿动作、表情等内容，颇有极盛之态。这里的“老公”也是指“猴子”。

后来，“老公”竟衍变成了如下的称呼：老年人的通称。如《三国志·魏志·邓艾传》：“七十老公，反欲何求！”是对老年人的蔑称。如《北史·高隆之传》：“因此大怒，骂曰：‘徐家老公！’”是对父亲的别称。如宋范成大《读唐太宗纪》诗之五：“嫡长承祧有大伦，老公爱子本平均。”

把“老公”当成“丈夫”的俗称，始于宋代话本小说《错斩崔宁》，开篇讲宋元年间魏鹏举在京中接到妻子来信，信中写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你

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，我在家中也嫁了一个小老公，早晚同赴京师也。”可见“老公”一称在北宋时便存在于民间口语中了。接下来在元明清三个朝代，一直延续把“老公”当成“丈夫”的俗称，但因为“老公”是民间俚语，且带有戏谑、佻浮口气，故不为上层诗礼人家推崇。

此一时彼一时，到了现在称呼“丈夫”为“老公”，早已成了“时髦”。这就说明称谓的发展演变是与社会风俗及心理密切相关的。尽管“老公”最早是称呼“猴子”的，但现在把它作为“丈夫”的代称，说出来照样是有一种亲切感的。

（据《科教新报》王树仁）